八編類纂

大學衍義補

禮類[illegible]大祭祀

內外羣祀之禮

舜典徧周也于羣神

詩周頌時邁篇曰懷來也柔安也百神。及河喬嶽。允信也王維后。

周禮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吳徵曰貍沈者山林之祭其牲玉埋之川澤之祭

其牲玉沈之副辜者、披牲胸中曰副、磔之曰辜、

臣按、大宗伯既以血祭祭五嶽、又以貍沈祭山林川澤、蓋五嶽名山、乃次祀、而山林川澤能興雲雨、見怪物者、其羣小祀歟、孔氏以之解舜典羣神、有所自也、

司服王祭羣小祀則玄冕、

鄭玄曰羣小祀山林川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

禮記禮器一獻質、又曰一獻孰、

鄭玄曰祭羣小祀最卑、但一獻而已、其禮質略、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

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臣按本朝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雞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所祀者止及一統之世創業之君其與前代泛及無統者有異矣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乃以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

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术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是皆前代之君臣同德始終一心者然其中或有不祀其君而祀其臣者蓋惟取其純德鉅功位列而通祀之非若前代隨其君而各以其臣配其食也 臣愚竊以為昔者建都南京歷代帝王廟因在彼今郊廟既立于北則帝王廟亦當從之而北焉或者謂元世祖無功於中國而其臣木華黎輩亦皆為中國害者不祀亦可

漢高祖二年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神至今血食天下於是制詔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祀以牛

臣按后稷祠而謂之靈星者以稷配靈星也又

按漢舊儀修復周家舊祀后稷常以八月祭以

太牢爲民祈農報功

隋制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商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灃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祖於長陵蕭何配

唐天寶六載勅三皇五帝創物垂範宜有欽崇三皇伏羲以句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五帝少昊以蓐收配顓頊以玄冥配高辛以稷契配

唐堯以羲仲羲叔配虞舜以夔龍配其擇日置廟樂
用宮懸牲用少牢以春秋致享

臣按此祀三皇之始前此堯舜各祭於所都之
地今乃併三皇立廟焉

七載又詔立廟祀三皇以前帝王天皇氏地皇氏人
皇氏有巢氏燧人氏

臣按此祀三皇以前帝王之始然皇莫大於伏
羲神農黃帝帝莫盛於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王
莫備於禹湯文武經史所紀者僅此而已三皇
以前世涉洪荒事屬茫昧有陵墓者命有司守

之不立廟祀可也

代宗永泰二年詔道州舜廟宜蠲近廟佃戶充掃除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先代帝王陵寢宜令所屬州府遣近戶守視其冢墓有隳毀者亦加修葺乾德元年又詔曰歷代帝王國有常享著于甲令可舉而行五代亂離率多廢墜其高辛廟堯廟舜廟夏禹廟商湯廟周文王武王廟漢高祖長陵宜令有司每三年一享嚴禁樵採後又命祀漢光武及唐太宗廟

四年又詔太昊女媧炎帝黃帝顓頊高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武漢高祖世祖唐太祖太宗十有六

帝各給守陵五戶優復春秋奉祀商太戊武丁周成康漢文宣魏太祖晉武帝後周太祖隋高祖十帝各給三戶歲一享秦始皇漢景武明章魏文帝後魏孝文唐玄肅憲宣梁太祖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十五帝各給二戶三年一祭周桓王靈王景王威烈王漢元成哀平和殤安順冲質獻魏明高貴鄉公陳留王晉惠懷愍西魏文帝東魏孝靜唐高宗中宗睿宗德宗順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梁少帝後唐末帝三十八帝止禁採樵

臣按曹操以篡得國未嘗即帝位也而亦列于

成康漢文之間朱温簒弑其君無復人理而亦
得預於景武玄憲之列則似無別矣至於北朝
五代之陵墓皆禁樵採而於南朝獨遺者是時
吳蜀未平也嗚呼宋祖此舉雖若爲崇奉帝王
而設然其品第之間亦寓抑揚之意後世人主
鑒之亦知所以自勉矣我
朝於帝王陵廟既命有司歲時修葺又於三年
一次出祝文香帛遣太常寺樂舞生齎往所在
命有司致祭其所祀者伏羲媧皇神農軒轅少
昊顓頊高辛堯帝舜帝夏禹商湯商中宗高宗

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
宣帝光武魏文帝唐高祖太宗憲宗宣宗周世
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孝宗理宗元世祖凡
三十六帝、是皆盛德之主、有功於生民者也、是
皆出於我
聖祖之所選定、可謂公且嚴矣、其視前代之所取
舍豈不大有逕庭哉 以上歷代帝王之祀

唐玄宗天寶七載詔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
所載德行彌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

臣按後世祭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始於此所謂

忠臣者十有六人商傅說箕子微子比干齊管夷吾晏嬰晉羊舌叔向魯季孫行父鄭東里子産燕樂毅趙藺相如楚屈原漢霍光蕭望之丙吉諸葛亮也義士者八人殷伯夷叔齊周秦伯吳季札魏段干木齊魯仲連楚申包胥漢紀信也孝婦者七人周太姜太任太姒魯大夫妻敬姜鄒孟軻母漢陳宣孝婦曹世叔妻大家也烈女者十有四人周宣王齊姜魏太子共姜楚莊王樊姬楚昭王女宋共伯姬梁宣高行齊杞梁妻趙趙括母漢班婕妤馮昭儀王陵母張湯母

嚴延年毋淳于緹縈也以上並令郡縣長官遣

　其所在立爲祠宇春秋二時擇日致祭

宋太祖開寶三年詔前代功臣烈士宜令有司詳其
勳業優劣以聞有司言齊孫臏晏嬰晉公孫杵臼燕
樂毅漢曹參陳平韓信周亞夫衛青霍去病霍光蜀
主劉備關羽張飛諸葛亮唐房玄齡長孫無忌魏徵
李靖李勣尉遲敬德渾瑊段秀實等皆勳德高邁爲
當時之冠晉趙簡子齊孟嘗君趙趙奢漢丙吉唐高
士廉唐儉岑文本馬周爲之次南燕慕容德唐裴寂
元稹又其次詔孫臏等各置守冢三戶趙簡子等各

兩戶悉蠲其役巢容德等禁樵採

眞宗大中祥符元年詔曰周文公旦制禮作樂垂之千載祠宇未設闕孰甚焉可追封文憲王於曲阜縣建廟春秋委本州長吏致祭

臣按自唐以前並祀周公而以孔子配自後專祀孔子而周公無廟誠闕典也後世宜爲建廟於魯地一視孔子有司歲祀用釋奠儀但不遍祀於天下庶於禋祀之典爲稱

神宗元豐三年詔前代有辟卿士載於祀典者皆不名

元豐六年太常寺言請自今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額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先有爵位者從其本號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序從之

臣按前代鬼神皆有封號贈謚至本朝始詔革天下神號其詔畧曰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歷代忠臣烈士亦皆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

稱皆與革去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

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嗚呼

聖祖此詔一洗千古之謬可以為萬世法矣以上忠臣

烈士之祭

漢成帝時匡衡奏罷五畤及陳寶祠復條奏長安廚官給祠郡國侯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請皆罷奏可明年匡衡坐事免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天子與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謂庶人之家尚不欲絕種祠繼嗣所傳祭者況於國乎失吉

魏文帝黃初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詔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

宋哲宗紹聖六年禮部侍郎黃裳請詔天下州軍籍所在祠廟略叙本末如圖經命曰某州祀典從之

徽宗政和元年詔開封府一應神祠不在祀典者毁之乃毀一千三十八區仍禁軍民擅立神祠

高宗建炎以後凡郊赦皆云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

士有功於民載在祀典者命所在有司祭之

臣按有天下者祭百神非獨郊廟之尊山川之顯在所當禮凡前代之所舉者有其舉之則莫敢廢也山川土地之神則有神而無人如唐之曲江宋之夷門山之類忠臣烈士之神則有人而後爲神如唐之睢陽廟宋之崔府君之類我

國家初建都于金陵其山川社稷之外前代之

忠臣烈士有所謂蔣忠烈卞忠貞曹武惠劉忠

肅衛國忠肅諸廟皆

敕命有司建廟歲時致祭者也又有所謂功臣

廟以祀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與夫馮國用、耿再成、丁德興、張德勝、吳禎、康茂才、茅成、胡大海、趙德勝、華高、俞通海、吳良、曹良臣、吳復、孫興祖十五人者、皆開國之元勳大臣有功于國者也、此外所謂真武廟、蔣亭侯廟、五顯、天妃之類、皆前代所有者、亦不廢焉、

祭告祈禱之禮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孔安國曰、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舜服堯喪三

等畢將即位故復至文祖廟告、

大禹謨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駿速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蔡沈曰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既告祖廟燔柴祀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言

漢文帝即皇帝位入未央宮十月辛亥見于高廟

光武即位于鄗爲壇營于鄗之陽祭告天地六宗羣神俱從、

唐高祖即皇帝位、命兼太尉蕭造、告于南郊、
宋太祖即皇帝位、差官告天地社稷羣神、
高宗即位告于昊天上帝、
孝宗以三十二年受禪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景靈宮
諸宮觀諸陵、紹興兩攢官、光宗寧宗亦如之以上告即位儀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泰山也柴燔柴望望而祭秩牲帛祝號之次第于山川、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
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
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即文祖廟用特特牲也
詩序時邁巡守祭告柴望也、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

也

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陳澔曰類宜造皆祭名後章言天子將出征則此出爲巡守也　以上巡守祭告儀

召誥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位成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臣按成王欲遷都于洛告于祖禰則躬行祭祀

告于郊社則命周公于新邑行禮註家並無成王遣祭之文則似以爲周公自祭恐無此理蓋成周初營洛邑非惟告于郊社以遷都之故且用以告上帝及社稷之神俾安其位也然無告廟之祭者意是時宗廟猶在于豐廟宇雖成而未遷主乎以上營都邑儀

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赤色一王命作冊逸史佚也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入大室清廟中堂祼灌地降神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孔安國曰成王居洛邑始於新邑烝祭古者褒德

賞功必於祭日示不敢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

逸祝冊者史佚爲祝冊以告神也

臣按洛誥篇末記祝冊事旣曰惟告周公其後入曰王命周公後孔疏以爲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蔡傳以爲命周公治洛留守其後考之經文無留守意而禮有賜齎釋於大廟史由君右執策之文意者成王以周公有大功以治洛功成遂因時祭而作冊告神以封其後歟

詩大雅江漢篇曰王命召虎來旬（徧也）來宣（布也）文武受命召公（康公也）維翰（幹也）無曰予小子（王自謂也）召公是似（嗣也）肇（開也）敏戎公（功也）用錫爾祉（福也）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尊也）告于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錫山土田于周（岐周）受命自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臣按先儒有言錫山川土田必使虎受賜于岐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賞非宣王之賞如稟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三代令王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

勳之也嗚呼至哉

祭統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掌書者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釋也奠于其廟

漢武帝元狩六年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閎之策曰嗚呼小子閎受茲靑社齊王曰玄社廣陵王曰赤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燕王北土廣陵王南土世世爲漢藩輔

臣按先儒謂古者封國必告于廟而冊之示不

敢尊也漢制未聞史記三王世家武帝從大司
馬去病之請冊立齊燕廣陵三王策書有廟立
之文蓋書將必有告廟之禮云以上封爵之儀

泰誓曰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
冢土以爾有衆底致也天之罰

武成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
將有大正于商

周禮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
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鄭玄曰將有事于神則大祝居前以祝辭告之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祖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

說 按先儒謂齊車示有齊敬之心焉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謂未有當設之廟可遷之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閒乃出蓋貴命也

春秋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祭肉戎有受脤、宜社之肉神之大節也、

孔穎達曰宗廟之祀則有執膰兵戎之祭則有受脤此是交神之大節也、

孔叢子曰天子命有司以特牲告社告所以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

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告焉以上師行之儀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鄭玄曰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

臣按魯僖公亦以巫尫舞雩不得雨欲焚之則是自古祈雨以巫其來久矣

春秋桓公五年大雩

胡安國曰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可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

左傳曰龍見而雩

楊復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也、龍見而雩、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於此時而雩、與爲百穀祈膏雨於啓蟄之郊、其意同、皆是聖人爲民之心切遠也、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季秋之月大饗帝

祭法雩宗祭水旱也

通典建巳月雩五方上帝名曰雩、禜於南郊之傍、命

樂正羽盛樂舞皇舞

臣按雩之爲祭蓋天子於郊天之外別爲壇以祈雨者也當夫孟夏之月萬物將成之際斯時也必資雨澤以膏潤之然後秋成可望焉故三代盛時當夫龍見之月而有大雩之祭備盛樂集羣巫八音之聲迭奏歌呼之聲不絕或舞而擗踊或嘘而嘆息蓋以斯民窮苦之狀哀傷之情上達於天聽庶其或有所憫惻閔念之仁而爲降雨澤以甦民困耳後世此禮不傳而在位者遇有旱暵之災慮斯民之無告往往假異端

之術爲祈禱之事、令方士用符呪指斥怒駡、甚至殺害物命。耗蠹民財。冐天之功以希爵賞。嗚呼上帝之靈不以誠感而以法術刦制之可乎

臣請於郊兆之傍擇地以爲雩壇命禮官參酌古今雩祭之禮每歲孟夏以後及遇有水旱舉行之痛革異端之邪術以復古人之盛禮庶幾

上感

天心以致雨暘之時若 以上太雩之祭

詩商頌玄鳥篇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臣按高禖之祭、商時已有之、則無子而祈禱于

天亦有降鑒之理詩傳曰簡狄從帝而祀郊禖則是帝嚳之時已有此矣

大雅生民篇曰厥初生民(人也)時(是也)維姜嫄(高辛氏妃)生民如何克禋(精意以享之)克祀(禋祀郊禖也)以弗(弗之言祓也)無子(求有子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迹也)敏(拇也)歆(動也)攸介(大也)攸止載震(娠也)載夙(肅也)載生載育(養也)時維后稷

臣按先儒謂祠以仲春正月候也祭以大牢尊其禮也祀以南郊重其事也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燕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先禖之神)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

帶以弓韣弓衣也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陳澔曰燕以施生時巢人堂宇而生乳故以其至
爲祠禖祈嗣之候古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
禋祀上帝則亦配祭之故謂之高禖后妃帥九嬪
御者從往而侍奉祀禮事也禮天子所御者祭畢
而酌酒以飲其先所御幸而有娠者顯之以神賜
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也故以爲祥
史記殷本紀曰契母曰簡狄爲帝嚳妃三人行浴見
玄鳥卵取之因孕生契
三代世表曰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跡而履踐之

知於身則生后稷

褚少孫曰稷契之父皆黃帝之子也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奈何無父而生乎。

陳澔曰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但謂簡狄以玄鳥至之時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若自天而降下耳鄭註乃有墮卵吞孕之事與生民詩註所言姜嫄履巨跡而生棄之事皆怪妄不經

臣竊以爲古者祀高禖於郊壇郊者祀天之常所而使后妃嬪御洗於其閒不無褻瀆况郊在

國都之外，而后妃嬪御之出入亦或有不便焉者。臣請擇宮中潔靜之地，立爲禖壇，中設帝位，而以高禖配，庶於行禮爲宜。以上高禖之祀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謂四嶽四瀆四鎮

臣按旅者合衆神而祭之也，舉天之上帝地之四望，則衆神皆合祭之矣。

小宗伯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祇同凡天地之大災類社稷宗廟則爲位。

賈公彥曰大災者，謂國遭水火及年穀不熟則禱祠于上下天地神祇，天裁謂日月食星辰奔殞地

裁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亦以小宗伯爲位

祭之、

大祝掌六祈三曰禬、四曰禜、

王昭禹曰祈以其陳信於鬼神祇而已禬若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類、禜若春秋祭禜之屬、

梁王崩晉侯景公召伯宗大夫重人絳人乘重車者曰國主山川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去盛饌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出次舍于郊祝幣陳玉帛史辭修辭以禮焉、

杜預曰以禮、禮其山川也、

齊有彗星齊侯景公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

夭道不謟（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

周書金縢曰王有疾弗豫（不悅豫也）公爲三壇同墠（除地也）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置也）璧秉珪（珪璧所以禮神）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大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武王也）遘（遇也）厲（惡也）虐（暴也）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元也）子之責于天以旦（周公名）代某之身

儀禮疾病乃行禱五祀

周禮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祈福也）祠（報福也）之事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

男巫春招（招吉祥）弭（去禍祟）以除疾病

臣按商書有巫風之說則巫在商已有之而周公於巽卦爻辭亦有史巫之占周禮以之設官司巫掌羣巫之政令有男巫有女巫天有旱暵則舞雩國有大烖則待命人有疾病則招弭則是巫之設凡國之祭望喪事禬禜祈禳無不與焉其大要在通鬼神而已後世巫不設官而禬禜禱祠之事則未嘗廢巫之事遂流於淫誣妖誕之末學老氏者遂陰竊巫覡之柄以為禳星告斗之法其後佛氏又倣老氏而為之世之僞

者遂謂巫不誅醫不行殊不知三代之世醫與
巫並行也苟如周人設官而禁其爲幻誕矯誣
僭越之事是亦絕地天通之一事也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
百隸而時難儺也以索搜也室毆疫
月令季春之月命國儺音那乎何九門磔裂牲謂之磔禳除禍謂之禳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季冬之
月命有司大儺旁磔
陳澔曰春者陰氣之終故磔禳以終畢厲氣也季
春命國儺以畢春氣仲秋獨言天子儺者此爲除

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難也季
春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儺季冬則下及庶
人又以陰氣極盛故云大儺也傍磔謂四方之門
皆披磔其牲以禳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
禳而已
漢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
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皂
製執大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
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
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

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黃門倡侲子和嚾呼周遍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逐疫出端門以次傳火棄雒水中

原按儺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始於周禮方相氏而其事見於月令之三時季春行於國中仲秋行於宮禁惟季冬謂之大儺則通上下行之也漢以中黃門爲之蓋以其出入禁掖爲便今世此法不傳然宮中邃密陰氣偏盛不能無影響之疑於是乎假外道以驅除之元人至遣

西番僧入宮持呪每歲元正命所謂佛子者張白傘蓋徧遊都城此何理也臣請斟酌漢唐之制俾內臣依古制以爲索室逐疫之法是亦闢異端嚴宮禁之一事也以上大學

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

梁天監中有請封禪者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玄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于梁父刻石記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矣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

不應封禪泰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爲法也

釋奠先師之禮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五帝學名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

鄭玄曰有道德者若舜命夔典樂教冑子是也死則以爲樂之祖神而祭之

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舍音釋采讀爲菜

王制天子出征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樂官之長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陳澔曰此月上旬之丁日必用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也習舞釋菜謂將教習舞者則先以釋菜之禮告先師也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玄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之

陳澔曰釋奠者但奠置所祭之物而已無尸無食飲酬酢等事所以若此者以其主于行禮非報功

也、先師、謂前代明此事之師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朱熹曰、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為合樂、國故、當為喪紀凶札之類、

魏了翁曰、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未有不生都顯位、歿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修、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繫、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習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

以相通此亦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爲之師秦漢以來猶有專門爲之師故所在郡國尙存先師之號

始立學者旣興釁（當作釁）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陳澔曰立學之初未有禮樂之器及其制作之興塗釁旣畢即用幣于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旣又釋菜　告此器之將用也

熊禾曰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通

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衅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則此衅器用幣是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漢高帝過魯以大牢祀孔子

臣按此漢以來祀孔子之始

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桃燧曰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爲非禮至漢平帝時始封謚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衆遂

其姦謀也、

臣按此後世尊崇孔子之始、夫平帝之世政出王莽姦僞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

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

臣按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

魏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大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顏淵配

臣按漢以來釋奠之禮始見於此、前此祠孔子者皆於闕里。至是始行于太學、

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七年皇太子親釋奠于太學

臣按此太子釋奠之始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之議應舞六佾宜設軒懸之樂

臣按釋奠用六佾軒懸之樂始此

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敕有司行薦享之禮

臣按有司薦享始于此前此但云釋奠而未嘗言廟至是始有宣尼廟之文

北齊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

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

臣按此後世朔日行禮之始、

隋制國子學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

臣按前此元魏雖命有司薦享未名為釋奠及有定時至是始命州縣學以春秋二仲釋奠、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

臣按自魏釋奠孔子於辟雍後至元魏始有廟然不知其何時立也至是高祖始詔國子立廟

然周公孔子各自爲廟、

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爲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孔子故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請停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從之

臣按至是始定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

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于先聖先師、皇太子爲初獻國子祭酒爲亞獻司業爲終獻初釋奠以儒官自爲祭主至是中書奏按禮凡學春釋奠于

先師註謂官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既非國家行禮所以不及先聖至於春秋合樂則　天子視學命有司興秩節總祭先聖先師焉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爲初獻祝辭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爲亞獻博士爲終獻其諸州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令爲初獻丞爲亞獻無博士以主簿爲終獻

臣按此後世國學遣官釋奠之始前此盖學官自祭也而州縣以守令主祭亦始於此

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

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
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
寗賈逵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
太學并令配享尼父廟堂

臣按此後世以先儒配享孔子之始

高宗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為太師

總章元年顏回贈太子少師曾參贈太子少保並配
享孔子

臣按此後世追贈孔門弟子之始而以曾參配
享亦始於此

玄宗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準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請據禮文合從坐侍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賢猶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弟子獨不霑配享之餘望請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曾參孝道可崇準二十二賢從享詔顏子等十哲宜為坐像悉令從祀曾參特為坐像坐十哲之次

馬端臨曰禮記釋奠于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釋先師以為如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自是後儒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

論語之有何知此

者本鄭氏唐貞觀時遂以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爲先師配食孔聖夫以親炙言之則莫如十哲七十二賢以傳授言之則莫如子思孟子必是而後可以言先師可以繼先聖今舍是不錄而皆取之於釋經之諸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無以議爲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稍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爲該洽而義理間有差舛至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讖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況戴聖馬融

之貧鄙則其素嚴國當見擯於洙泗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而高弟弟子除顏淵之外反不得與李元瓘雖懇懇言之而僅能升十哲曾子儕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賢俱不霑享祀蓋拘於康成之註而以專門訓詁爲盡得聖人之傳也

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

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法也

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

聖祖毅然的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夫國學廟貌

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從[illegible]

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

重修廟學、情無以此
上聞者、儻有以聞、未必不從、
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宣王、贈顏子爲兗國
公、閔損等九人爲侯、曾參等爲伯、
臣按此孔子封王弟子封公侯之始、夫自漢平
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
又謂爲宣尼至是又加文與宣爲謚然文之爲
言謚法有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
之爲宣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

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況唐未加聖人是謚之
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
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爲萬世道
德之宗主稱天以誄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
區區荒誕之稱汙下之見何足以爲吾聖人之
輕重哉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廟門立戟十六

眞宗咸平中追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費侯閔損以
下皆爲公郕伯曾參以下爲侯魯史左丘明以下爲
伯尋以犯聖祖諱改玄聖爲至聖

臣按眞宗先詔有司檢討漢唐褒崇宣聖故事、初欲追謚爲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名曰玄聖、蓋以春秋演之圖曰、孔子母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莊子曰、恬淡玄聖素王之道、遂取以爲稱、嗚呼、謚之有無、固不爲之輕重、況加之非聖之言、旣加之矣、而又以犯其誕妄之祖之諱而改之哉、

仁宗天聖中判國子監孫奭言舊禮以祭酒司業博士爲三獻新禮以三公行事、近年只差獻官二員通攝、未副崇祀嚮學之意、

臣竊伏讀

聖祖御製文集其國子祭酒誥略曰大學之設所以教君之嗣貴臣之子名曰太學旣立之矣則爵官以司之以專文學乃曰師師乃泛稱官稱曰何祭酒斯官之首者不獨教生徒而已其職亦首在祀事也且仲尼歷代崇其德性者親祭必寡故設官以代祭酒名曰祭酒所以祭酒之職潔牲牢精籩豆祭不失時則禮焉或云爲飲之長而先奠之曰祭酒斯說未然今特授爲國子祭酒爾尚竭乃恭而臨祭靜乃心以對神庶

不負委令之意噫自古制誥乃詞臣代草我
聖祖則親灑 宸翰所謂祭酒者雖與古人命名
之意不同然
聖君發言則為經自我作古可也 本朝舊制主
祭遣國子祭酒其後乃遣翰林院官然祭酒初
上猶遣一次臣請如 舊制或主祭遣內閣大
臣其亞獻終獻如唐宋遣祭酒司業不然春秋
二祭迭遣焉庶幾合
聖祖所製誥詞之盛意
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

陳暘曰小有釋菜而以食爲主大有釋奠而以飲爲主其習舞與聲而大合六代之樂一也北齊以太牢釋奠孔子設軒架之樂六佾之舞唐開元中釋奠用宮架之樂宋朝上丁釋奠設登歌之樂不用軒架而用判架不施於堂下而施於堂上於其庭又不設舞焉有歌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矣

臣按

本朝釋奠孔子用登歌堂上堂下之樂咸備初用六佾舞成化中以侍郎周洪謨言加八佾云

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宣聖荀況揚雄韓愈並從祀

臣按此孟子配享孔子之始自唐以左丘明二十二人從祀之後至是始以荀況三人者從祀

徽宗崇寧四年從司業蔣靜請文宣王用冕十二旒服九章

臣按此宣聖用天子冕旒之始

大觀二年詔躋子思從祀

四年詔先聖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並用王者之制

理宗淳祐元年加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

臣按此周程張朱從祀之始

景定二年加張栻呂祖謙伯爵從祀孔子

度宗咸淳三年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升顓孫師於十哲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

臣按此顏曾思孟配享之始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始加孔子號曰大成

仁宗皇慶二年以許衡從祀孔子

文宗至順元年加封顏回為兗國復聖公曾參郕國

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

是年又加孔子父母封爵

始以董仲舒從祀孔子

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列躋子張於曾子之儕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況又祀無繇點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爲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

奚以爲訓

臣 按熊禾謂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晳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然 臣 以爲今天下州縣皆有祭、處處皆設恐至於煩瀆、說者、謂泗水侯孔林、自有廟曲阜侯宜祀於其子顏子之廟而以顏子配、萊蕪侯無後、今嘉祥有曾子墓當有祠、宜於此祀萊蕪侯、而以曾子配否則特立

一廟於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顏子曾子子思配、
熊禾謂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姑誌
于此、
國朝洪武三年十一月禮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
物正位特一羊一豕一籩豆各十登一鉶一簠簋各
二酒尊三爵三初孔子之祀像設高座而器物陳於
座下、弗稱其儀其來已久、至是定擬各為高案其豆
籩簠簋悉代以甆器、

臣按古者席地而坐、故俎豆置於豆間之地斯
為宜矣、今既塑為高像、而坐於倚榻之間、而所

謂俎豆者、仍置於地此蘇氏所以有俯伏就食之譏也然旣爲今人之座則當用今人之案旣用今人之案、則用今人之器亦何不可也、且古者祭祀几筵在西、神皆東向漢帝幸魯祠帝升廟西面再拜、唐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猶有古意自尊孔子爲王之後始改從南面、而配位則西向、獻官序立東廡之前、而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以神道尚右西乃迎送神之所、避右不敢當尊故也、宋人以顔孟配享、俱列在聖像之東其後因王安石

配享、乃以坐對顏子、西坐東向、其後革去安石從祀、增入曾子子思、俱坐於東、此姚燧所以有江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之說、然謂之並南面、則不知何據也、熊禾謂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十哲兩廡從祀、皆左右列、則是宋末元初、其制已如此矣、今則四子者、配享皆左右列、不知始於何時、意者宋金分治、宋人之制如熊禾所云、金人之制、則以顏孟與孔子並列、其後平宋、又加以曾思、因而不改歟、燧之所見、蓋北方廟像歟、宋濂謂古者求神於陰陽旣奠焫

蕭合羶薌今用薰香代之爲簡古者司烜共庭燎以共祭享之事今用秉炬當之爲簡臣竊以爲祭所以寓吾誠不專在物禮從宜而可以義起古祭必用牲牢蔬果而牲牢蔬果之用於今者其物雖同於昔而物之生則在於今也以今日之物而祀先代之神正不必泥但所謂木主之設乃

聖祖之盛制而子先父食乃天倫之所繫則不可以憚於改作而因循耳

是年革去天下神號其詔略曰歷代忠臣烈士亦皆

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洪武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長以下、詣學行香、

正統中以宋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元吳澂從祀

臣考禮止釋奠于先聖先師、而無從祀之說、從祀之說、始於唐太宗時、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食先師也、自是之後、益以荀況楊雄韓愈宋南渡後、始加以周程張朱邵馬及張栻呂祖謙、

元人又加以董仲舒許衡、

皇朝又加以此四人者、蓋安國傳春秋、沈註書、德秀著大學衍義、澂著諸經纂言、是皆有功於聖門者也、已祀而黜者惟揚雄一人、若孔孟以後之儒、有功於聖經者、無不祀矣、惟楊時者、從學於二程、載道而南、使無時焉、則無朱熹矣、何也在宋金分裂之時、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雖伊洛之間、不復知有程氏之學、則時載二程之道而南、其功不可泯也、乃不得如言性惡之荀況宗旨莊老之王弼附會讖緯之賈逵、並祀於

孔子廟庭、以從於二程之後、朱呂之前、豈非闕典歟、

臣按修之記作於宋盛時、而謂釋菜禮亡、又謂釋奠幸存而亦無樂、今制則國子監每月朔先期太常寺送兎蔬等物、三日行禮、其春秋上丁二祭、則先期

皇帝傳制、遣官行禮、文武官朝服侍班、牲用大牢、禮行三獻、樂備登歌、舞用八佾、其禮可謂備矣、說者謂釋奠釋菜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今世之樂襲勝國用宋人魏漢津所製大晟之

故耳非古樂也

然不曰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爲祀亦異則疑出於漢儒專門之附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夫京師首善之地莫先於天子之太學天子大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若以伏羲爲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其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不惟爲法於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於

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傅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以與享於先王者。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夫孔子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天下萬世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

宋濂曰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苟如禾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

臣按

本朝於京師有帝王廟、而以當時功臣配享、與熊禾此議合、但不領於學官耳、請於帝王廟設官懸備佾舞、一如文廟、每歲春秋傳制、遣官致祭、一如祀孔子、而太學則祀宣聖如故、

禾又言孔明之在南陽、管幼安之在東海、張九齡之在曲江、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袞、首開一方文治、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按其舊志、採其尤著者、悉以來上、列之羣祀、

臣按今世州郡縣學往往有鄉賢祠然多出私祭非朝廷祀典所秩者乞如禾議行之

唐玄宗開元十九年置太公廟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八

大學衍義補

禮曹　崇教化

總論教化之道

賁之象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離之彖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相親睦也）五品不遜（順也）汝作司徒（掌教之官）敬敷（布也）五教在寬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洛誥曰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

周官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君牙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周禮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太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

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以五禮（吉凶軍賓嘉）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平聲）教象之法于象魏（雉門而觀）使萬民觀教象挾日（一旬爲挾）而斂之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吳澂曰正治修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

禮記王制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反也不足上賢以崇德簡差擇不肖以紬惡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去聲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漢書食貨志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鄉也於里有序而在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讀為示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

分斑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責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怨刺之詩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畧也

臣按成周盛時富而教之其規條之詳如此當是之時男有教女有業而無外慕出位之思非禮義分之爲此乖爭凌犯之風所以不作也

設學校以立教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莊敬也

剛而無(與毋同)虐。簡而無(與毋同)敖。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大雅棫樸詩曰倬(大也)彼雲漢。(天河)為章(文章)于天。周王壽考。遐(與何同)不作人。

朱熹曰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

曹居貞曰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舞奮動之烏能自奮而有成哉

旱麓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思齊詩曰肆成人（冠以上為成人）有德小子（童子）有造（為也）古之人無斁譽（名也）髦（俊也）斯士

靈臺詩曰於論（倫也）鼓鐘於樂辟（壁通）廱（澤也）

朱熹曰辟廱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地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

文王有聲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君也）哉

張載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矣

詩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小雅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魯頌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頌凡八章首章曰思發語辭樂泮水。泮宮之水薄采其芹。水菜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飛揚貌鸞聲噦噦。和也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朱熹曰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

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八曰友以任相任以事得民。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貴謂有職守在學者遊謂無職守不在學者）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御同）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朱申曰古之爲教德行道藝而已師氏教國子以

德行故保氏養以道而教以六藝爲五禮吉凶軍
嘉賓也六樂雲門大韶大咸大夏大濩大武也五
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
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
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布差分少廣商功
均輸盈朒方程勾股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
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
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
磬大夏大濩大武

大胥掌學士之版籍也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菜同合
舞。秋頒學合聲。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罰爵其不敬者巡舞列
而撻罰扑其怠慢者
禮記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
之左。大學在郊天子辟雍諸侯曰頖宮。
臣按學之名自五帝之時有之。然始見周禮大
司樂所謂成均者。說者謂此大學也。而未聞有
諸侯學。諸侯有學始見于魯頌。而此言天子命
之教然後爲學。又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

在郊。則是諸侯非但有學。而其學又有小大焉。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王大子王子羣后（謂諸侯）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去食樂）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文王世子凡學（以下皆音效）世子及學士必時（四時各有所教）春

夏學干（盾也）戈（句子戟也）秋冬學羽（翟雉之羽）籥（笛之屬）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助也）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如子）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吳澂曰詩云以雅以南、謂詩之二雅二南、胥鼓南者亦謂大胥以鼓而節二南之樂歌、

臣按王制王於教造士而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元士之適子亦與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蓋古者大學之設以教冑子而必及於俊選以其位雖有貴賤而德則

並皆將有輔世長民之責皆不可以不教也。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

孔穎達曰此明魯得立四代之學

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古之王者建立也國君長也民教立教學立學為先。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鄭玄曰術當為遂。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遂、

臣竊觀三代以後之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往往

綴於文事漢歷高惠文景至武帝五世始立太學宋歷太祖太宗真宗至仁宗四世州郡始有學我

聖祖于國子學於未登極前之三年立郡縣學於登極後之二年至於八年即立社學其與古人家塾黨庠術序之名雖不同其以主著教人則一也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離絕經書句讀）辨志（別其趨向邪正）三年視敬業（於所習無怠忽）樂羣（於朋徒無睽戾）五年視博習（不以程度為限制）親師（於訓誨知所好）七年視論學（講求學問道與）取友（擇取益者）

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知其類聚明通義理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臣按此古者學校逐年比校之法

大學始教。入學之初皮弁祭菜。有司衣皮弁之服祭蘋藻之菜示敬道也。示之以尊敬道藝宵雅小雅肄習也三。釋菜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取居官受任之美誘其初志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入學時擊鼓發篋出其書孫其業也。以遜順之心進其德業夏楚二物。夏榎也楚荊也收其威也。收斂威儀未卜禘。五年大祭不視學。游其志也。不五年不視學優游學者之心志時觀而不語。春秋視學無有言說存其心也。存其心思幼者聽而弗問。聽受師說

無有王人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大學之教也時春夏秋冬教四時之教必有正業。退息退而燕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操弄琴瑟之絃不能安弦。不學博依廣求物理之所依附不能安詩。不學雜服冕弁衣裳之類不能安禮。不興其藝即三者之學不能樂學好也。故君子之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今之教者呻吟諷之聲其佔視也畢簡也多其訊問也言及于數所言不止一端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猶責也之也佛拂。夫然故隱其學

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
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臣按

祖宗以來設立學校惟立師儒以教導之命有司
以提調之未嘗有提督憲臣之設至正統中以
學政多廢弛乃用建議者每道添設風憲官一
員以專督學政設官之意止欲振作其頹墮者
耳非使其人各自爲一法以通教一方之學者
夫聖人施教各因其材雖以孔門弟子猶分四
科顧乃以中人以下之私見而欲盡律一方之

人才使之如巳且所督地方、多者三四千里一
歲不能徧歷所至之處、又不能浹旬卽去、固有
九年而僅一至者彼豈聖人而能過化存神哉
臣竊以為今兩京畿及十三藩所用者須十有
四人其人未易得也莫若復
祖宗之舊、必欲設置乞敕　內閣儒臣將洪武初
侍御史睢稼建言、
朝命省臺部官會議定擬格式立碑、在天下學
校者、及憲綱等書、一一斟酌詳議、務以聖賢教
學之法、以中人以下為準、立為學校教養法式、

命禮部頒行天下、俾其遵依、爲師儒者必依此
式爲教、爲生徒者必依此式爲學、爲守令者必
依此式提調、而提學憲臣所至、一以此式考驗、
讀書作文寫字凡此三者一以中人以下爲則、
每日背書不過二百字、習字亦然、作課則隨其
學力所至以爲數、本經四書史鑑經議策論其
正業也、有志及於子集及作詩辭者、聽不以是
爲正業而試之、其出題不許裁截破碎經文及
出偏僻之書、課必文從理順、不許奇怪尖新、以
是爲準、毎月學校將所出題目申提學憲臣憲

臣以其所出題目申禮部、轉行翰林院國子監看詳、如此則進人顧其安。使人由其誠。教人盡其才。而施之不悖於正理。而求之不拂於常情矣。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踰犯也節言分限所在而施之謂孫順也、相觀而善之謂摩相厲並進、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拒也扞格如地之堅凍難入而不勝不能承當其教、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謂躐等陵節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

非理財之說

由廢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才有餘者或失則寡、才不足者或失則易、俊快者或失則止、鈍滯者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漢武帝初董仲舒對策曰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又曰養士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對亡應書者謂無應舉賢良文學之詔書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大學置明師以

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臣按漢興高祖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元年公孫弘爲學官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才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以及外今陛下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

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臣按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武帝因公孫弘請爲博士官置弟子史言武帝所謂興太學者此也、漢以後有太學始此、而史不明書其事、說者謂武帝未嘗築宮以居之、然考三輔黄圖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則太學實建于此、

唐太宗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進

生員其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高麗百濟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

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辭城還養者二十餘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臣按陽城為此言以告諸生則是唐無歸省之令我朝學規每三年一次歸省著在令甲一月不容過則是我

祖宗以孝為訓前代所不及也竊觀自古學制其

規範皆出自有司看詳處置惟我
朝學規出自
聖祖所定。
宋仁宗慶曆中范仲淹等建議請興學校本行實乃
詔州縣立學時胡瑗教學於蘇湖是時方尚詞賦獨
湖學以經義時務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擇通經
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
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
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由講習有素也至是
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

州取瑗法以爲太學法著爲令

臣按三代以後文治首稱宋朝然其立學乃在四世之後自其開國至是幾八十年矣我

聖祖以歲戊申開國明年即詔天下府州縣立學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前三年歲乙巳也方其初立學也擢許存仁爲博士以專學事四年陞學爲四品始設祭酒即拜存仁爲之存仁元儒許謙之孫謙承考亭正學而存仁承

上命以爲教一宗朱氏之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所謂治事者固已在

乎經義之中、一時學校之士無不明經者。經明以之治事。凡所謂水利邊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之也。宋人乃分之爲二。則是以體用爲二事而非聖賢之學矣。

神宗熙寧八年詔諸州學官先赴學士院試大義五道取優通者選差

元豐元年詔選諸州學官共五十三員

馬端臨曰元豐中大興學校。而天下之有教授者只五十三員。蓋重師儒之官不肯輕授濫設故也。其所用者。旣是有出身人。然又必試中而後授。則

與入館閣翰苑者同科。其遴選至矣。

臣按

祖宗以來。最重教官之選。往往取之耆儒宿學。其後科目興。乃取之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畧不加之以禮。而乙科舉人。多不屑就。乃取歲貢之士為之。徒取充位而已

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總二千四百。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

生封彌謄錄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則學官不與考較

公試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與籍者

升內舍內舍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義升上舍上舍

分三等俱優爲上一優一平爲中俱平若一優一否

爲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

馬端臨曰古人所謂中年考教九年大成者進德

修業之事也至漢人之補博士弟子員則只限以

通一經而後授之官唐人之法尚彷彿如此至宋

熙豐後立三舍之法則不過試之以浮靡之文而

頹之以利祿之途然明經必至於通一藝試文而

必至於歷三舍。皆非其材可就。故國家雖未嘗廢其法制。稽其去留。而為士者內恥於習業之未精。外誘於榮途之可慕。其坐學之日自不容不久。

高宗紹興八年葉林上言。光武起于河朔五年而建太學。元帝興於江左一年而建太學。光武十分天下有其四。元帝十分天下有其二。然二君急於教養。未嘗以恢復饋餉為辭。今中興國祚駐蹕東南。百司庶府經營略備。若起太學。計官吏生徒之費不過一觀察使之月俸。願謀之大臣。咨之宿學。亟復盛典以昌文治

臣按太學之設教養生徒以爲國家之用其所關係至重張載有言人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國家之有賢才猶人家之有子孫也所以培養之者烏可以不加之意哉。

祖宗養賢之制視前代爲盛各門設宣課司以收商稅盡以爲供給士子之費設典簿以掌錢糧設掌饌以司飲食其膳夫三更五點不起有誤會饌責罰三犯處以極刑監丞典簿掌饌管束不嚴重加責罰嗚呼

聖祖草創之初事多未備其所以廩養多士者已
如此其周密況
列聖相承承平日久顧所以養士者反不如草創
之初可乎臣請申明
祖宗舊制復會饌以養太學之士是亦
聖孝繼志述事之大節也
程顥言于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先
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
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
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

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朱熹學校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

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濫繆之恩以塞利誘之塗

明道學以成教

周易乾九二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蒙之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大畜之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商書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

又曰惟學遜（謙抑也）志務（專力也）時敏（無時而不敏）厥修乃來

又曰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詩敬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荀子曰學惡(音烏)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眞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財四寸耳

楊子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一鬨(巷同)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鬨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

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微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

韓愈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周惇頤曰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正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又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

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楊時日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忠信愿愨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毋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毋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自陳露於目前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未免口耳之學

本經術以爲敎

周易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是故天生神物（謂蓍龜）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當有天字）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

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

錯

宰（天之主宰）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

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邵雍曰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渾然無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孔安國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孔穎達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文繼伏生之

下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

朱熹又曰書有古文今文古文乃壁中之書若今文乃伏生口傳

書曰詩言志、

臣按此萬世言詩之始、先儒謂自有天地萬物而詩之理已寓、嬰兒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蕢鼓以土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曰詩言志至於五子述大禹之戒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則變風變雅已備矣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朱熹曰、託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律爲之音。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史記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

臣按此言見於唐玄宗所製孝經序其言本何休公羊傳序序之言則出於緯經孝經鉤命決也

左氏傳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辭微而顯義顯志記也而晦謂約言以記事事敘而文微婉曲也而成章篇章盡而不汙謂盡其事實無所汙曲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穀梁傳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議而不辨。

司馬遷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

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逆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

可爲大宗
周爲大戒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折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韓愈曰春秋謹嚴又曰孔子之作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周惇頤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

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功之無盡焉。

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斷例始見法之用。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

邵雍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非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又曰春秋爲君弱臣强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又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春秋錄其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以上論春秋

漢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

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越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韓愈曰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之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

眞德秀曰韓子可謂好古矣然以爲於今無所用則亦考之未詳也

朱熹曰禮書如義禮。尚完備於他書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儀禮禮經也。禮記傳也

臣按古禮之傳於世也有三儀禮禮記周禮也後世欲復古禮者必自儀禮始然儀禮止有士大夫禮而無有所謂天子禮者必合彼二禮與他書有及於禮者然後成全體焉。朱子自輯家鄉邦國王朝禮其餘以付其門人黃幹楊復僅以成書名曰經傳通解後世有欲復古禮者尚有攷於斯書 以上論儀禮

文中子曰先師 謂孔子 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

此以往又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
公焉其道則一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持循
張載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
如盟詛之類必非周公之意
臣按朱熹言周公當時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
盡方是箇草本而孫處亦言周公之為周禮亦
猶唐之顯慶開元禮也唐人預為之必待他日
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迹大略
俟其臨事而損益之噫臨事損益之一言非但
周公作書之本意乃後人用周禮之活法也

臣按朱熹又謂五峯胡氏以周禮爲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宮闈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結近習以爲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宮中府中宜爲一體凡夫人君之供奉用度一一皆關白外朝之大臣則人君固有所憚而不敢爲非禮而左右嬖倖之臣亦有所畏忌而不敢以非禮導其上也

臣按自有周官以來六典之設惟見於我朝前代雖設六部而宰相之官則未嘗廢也

呂祖謙曰嘗讀晉之國語每歎絳之富商韋藩木楗過朝之事以爲富商之饒於財使之澤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於過朝之際不敢與士大夫混然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也

按周禮一書或以爲周公作或以爲非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傅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經之書或作七論七難以排之古人有言周禮一書有闕文軍司馬之類有省文遂大匠人之類有互見

九等品擧之類有兼官公孤不備數教宮無府史胥徒有豫設凡千里封公四封侯八伯十一之類有不常置夏采方相氏之類有舉其大綱者四兩爲卒之類有副相副貳者自卿至下士各隨才高下同治此事有常行者垂法象魏之類有不常行者合民詢國遷之類今觀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於弼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詛讐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備也不徒以檢柅君身防絕禍患而米鹽絲枲凡所以任賤役者無不及也是書之作於周公與他經不類禮記就於漢儒則王制所說朝聘爲文襄時事月令所說官名爲戰國間事曾未若周禮之純乎

周典也由此此言觀之則凡後儒疑周禮細碎者可以灑然矣若夫後世用之而往往取敗者豈是書之過哉不善用者之過也觀夫成周享國八百年之久其末也周之地不大於邾莒一介弁髦蕞然擁虛器而立於强諸侯之上環而顧之者莫敢萌非分之心獨何所恃哉周公之制有以維持之也此用周禮之明效也彼新莽荆舒假此以濟其私烏可因咽而廢食

臣按自周禮出於漢六官而亡其一世儒以考工記補冬官亡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庭

椿始著復古編謂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嘉熙間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丘葵又參訂二家之說以爲成書吳澂作三禮考註首以是言且謂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亡也由是以觀則冬官本未嘗亡所亡者冬官首章所謂惟王建國至以爲民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及大司空之職小司空之職二條亦如虞書之舜典實未嘗亡特失其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耳雖然自隋唐

以來立爲六部、率以學校屬禮部、財賦屬戶部
行之實亦良便、後世有志復古以致太平者、師
周公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可也（以上周禮）
程頤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
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
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
其書亦多傳古意、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爲
最近道、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
言正、
又曰或謂禮記又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

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曾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安能到此、必是古來流傳得此文字如此

臣按禮記一書雜出於漢儒、然非漢儒所能作、乃其所傳記者也、大學曾子作中庸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作月令呂不韋作王制文帝時博士刺經作、臣竊以爲易書詩春秋四經之外帝王之良法聖賢之格言雜出於四十九篇之中詳矣、

吳澂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爲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註總四十九篇以上禮記

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荀子曰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

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又曰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

眞德秀曰法而不說謂但言其法使人自悟而無待於論說故而不切謂但述已然之得失使人視以爲監而不待於迫切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臣按荀況學聖人之道未至者其言五經似矣

莊周則非聖人之道而自爲一家言者而亦尊崇聖人之經如此且其言簡而理盡後之總論經者皆莫及焉然言六經而不及禮則彼學老聃者則固以禮爲忠信之薄而放蕩於禮法之外者乎荀之言則重乎禮莊之言則遺乎禮可見儒學所以異於老莊者其辨在乎禮而已矣

揚子曰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以上言六經

何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

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金履祥曰此段何晏進論語集解之疏文也然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爲之註三論始合爲今定本以上論語

程復心曰不由是而學則記誦詞章之習虛無寂滅之教與夫權謀術數百家衆技皆紛然雜出此其所以差也

臣按大學在禮記中程氏兄弟始表章之朱熹

又爲之章句或問

朱子謂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擇焉而精、其在章句節焉而詳、其在或問乎、所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其朱子自道歟 以上大學

程頤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子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 以上中庸

韓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

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
侯之國又各以其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
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
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以上訔孟
子